

纸 锋

西门媚
作品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西门媚
作品

纸
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锋 / 西门媚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086-4546-9

I. ①纸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8591 号

纸锋

著 者: 西门媚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.25 字 数: 146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546-9 / I · 508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一个不着急的人是多么幸福

冉云飞/文

西门媚及她的先生西闪都是我的老朋友，但并不是四川袍哥式的老朋友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与人之交往，都把持了相应的分寸，不被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和不得体的热络所左右。他们会考虑别人的情绪与感受，尽量得体，但绝对拥有自己的人际空间与相对自足的内心，那种距离感分明有一种对别人隐私的尊重，生怕冒犯了他人。这在中国，特别是四川的人际交往中，是少见的。不过，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无须事先知会，彼此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。的确，他们夫妇俩在四川人中都属于另类，安静、感性、理智、节制，且活得明白。在一个吆五喝六的场合，安静地旁观一群

人越轨胡闹，且不厌烦地带着一点欣赏态度的，一定是他们夫妇俩。

他们是逆潮流而动的人，他们的“逆”绝不是硬邦邦的对抗，而是一种我少跟你玩或者不跟你玩的疏离。换言之，过硬的对抗，在他们看来从美学上讲都有瑕疵，其不美是必然的，同时也未免过于高调，他们骨子里不希望得到那么多不相干的人的注意。在这个物欲流横的时代，自我放逐与边缘化，放弃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恨不得即刻就拥有的东西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种对人生之舍、人生之得的理解，有些人花一辈子都无法参透，可是他们在30多岁时就都明白了。他们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在别人看来很爽的生活。他们要过的是什麼生活呢？那就是读书、写作、画画、旅行，不乏情趣的慢生活。在一些人看来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你要真试验一回，就知道绝不那么简单。

在一个情趣、情感被磨蚀、被压缩，时空切换获得了重力加速度的时代，人的欲望因物质丰盛之勾引而被无限放大，要过慢生活那是得有点定力的。成都有万般不是，却也幸运地有一二好处，让人喜爱。一是生活节奏相对缓慢，二是市民化与包容精神。如果说广州人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喝早茶，那么成都人大约近中午就到茶馆去了，其实这两件事对两地民众生活的影响大致是一样的，都具有休闲与商务功能，不同的是成都人的生活更加市民化。尤其是那种晒太阳喝坝坝茶的日子，你想让成都人掩饰一点他脸上的满足感都不行。但随着物价的攀升与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在成都过慢生活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可是2002~2013年，也就是西闪、西门媚夫妇迁往广州之前的

12年中，在朋友们眼中，他们过的是十足有质量的成都慢生活。甚至我认为他们在诗人、画家、地下摇滚乐手、社会批评者等诸多类型的文化人的圈子以外，独立构筑了一种有文化的慢生活，丰富了成都的文化生态。

西门媚的随笔集《纸锋》中收了一集“一纪读书”，她从2002年开始写年末读书记，至今已有十多年。我们从这些读书记里不仅读得出她的精神谱系，也看得到她维系其精神状况的生活脉络。在我和一些朋友看来，西闪、西门媚夫妇是成渝两地的结合体，是比较老派的成都生活方式之实践者，当然与官方及其御用学者所吹捧的“成都方式”是大不相同的。我所说的老派当然不是说他们遛鸟、到茶馆喝茶、热衷打麻将等，而是说他们习惯与在这个什么都快如闪电的时代，与那些物欲横流、莫名其妙的进取心保持距离，过一种如今人们罕有的慢生活。我甚至认为他们离开成都后，成都年轻的文化人里已经没有什么慢生活的人了，应该算是成都文化生态的损失。

提及成都的市民化与包容精神，西门媚的新作《纸锋》里专文介绍了社会学者魏伟研究成都同性恋的专著《公开——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。魏伟说其他城市的同志都非常羡慕成都同志所拥有的自由和空间，并提出三条理由来说明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：文化的多元性（没有包容，绝无多元）、本地宗教（道教对成都的影响）和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。颇有意思的是，这位获得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魏伟是重庆人，以我对成渝两地人之观察，说成都好话的重庆人不多，除非是在成都受教且长期生活于此的重庆人，成都的独特性凭借学者对特殊群体的细致研究得以彰显。

说了这半天，好像西闪、西门媚夫妇似得道高僧入定一样，古井无波似的。倘使人们出现这样的判断与认知，那必是我文字力有未逮所致。事实上他们在热爱生活、温柔敦厚地应对世事之余，有那种为美好生活起而行之的勇气，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。他们是热爱成都的，正是因为太热爱，所以不忍看它受到人为的伤害。在为其做了自己的努力而无成效后，他们只好移居同样充满生活及市民气息的广州。好在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，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更少了，但却可以每天在网上“相见”。即便在成都，他们与朋友们的交往方式也多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“天涯若比邻”在如今绝非夸张，而是一种事实描述。

慢生活不是麻木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强大到对外界保持自己的思考与关心，却不被它完全左右的能力。《韩非子·观行》里说：“西门豹之性急，故佩韦以自缓；董安于之性缓，故佩弦以自急。”享受慢生活的西门媚根本不需要像董安于一样“佩弦以自急”，而且还能分享自己内在的欢悦。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因为大量的阅读。她所读的书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文学作品，另一类是非文学作品。文学对西门媚有特别的意义，既不是为扬名立万，也不是为了拿奖赚钱，而是基于自己对持久阅读与写作的热爱。当然这些对她产生强大心灵慰藉的书籍的作者，多是外国人：马尔克斯、莱辛、帕慕克、恰佩尔、科埃略、布尔加科夫、门罗、阿特伍德等。她欣赏这些作家对幽暗人性细腻无尽的描摹，真可谓“魔鬼在细节中”。她对只以玩弄技巧取胜的作家评价不高，如很多人跟风崇拜的阿兰·罗布格里耶。至于说西方那种写作班套路的做法，自然亦难入她的法

眼。她不认为人性与社会的丰富性会按照他们所制定的训练框架去发展，这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书来生病一样。而少数中国小说家亦给她带来滋养，除张爱玲、王小波、陈冠中等人们有所知晓外，像董时进、谢宝瑜，不少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。

向外的寻求多是依靠非文学作品，读的多是有关宗教、心理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的书籍。上述西方小说家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她阅读的“主菜”，对于个别小说家的作品，她甚至采取“竭泽而渔”的读法。如果文学作品相对偏“软”，那么这些作品就是很实在地体现了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应对与反思，如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、巫宁坤的《一滴泪》、何伟的《甲骨文》、陈映芳的《变中之痛》、郭于华的《受苦人的讲述——驢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》、崔卫平的《思想与乡愁》与《迷人的谎言》、西闪的《思想光谱》等。事实上西门媚的阅读与思考，是典型的不自划牢笼、不自设边界。在读那些更为幽微地洞穿人性深谷的文学作品的同时，她也读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。这说明了她也关注现实亦求诸内心的双修之旅，巧妙地维持了她的精神与社会现实的平衡。

《纸锋》中的文章读来舒缓随意，没有四川人特有的好文讥刺、口无遮拦以及怎么刻毒怎么来的特质。行文看似漫不经心，并没有在结构、语言上的刻意雕琢，更没有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波普尔批评的那类意识形态“大词”。要剔除意识形态“大词”和奥威尔设想的“新话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《纸锋》这本书里写高尔泰先生的两篇文章——特别是那篇西门媚回忆她拿画去请教高先生的文章是最动情的，读者仿佛见着作者写此文时内心的激动——里偶尔也有“新中国成立后”这样的字

眼。像刘瑜这样清醒的政治学者也不免在文章里用到“新中国成立前”这样的字眼，可见想要摆脱“大词”与“新话”的束缚与纠缠，绝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思维被“大词”和“新话”改妆易容，下意识地成为你思想的载体后，要想清理干净，实在非常艰难。有人说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作品大多不值一看，其中因素固多，但“大词”和“新话”对我们思维的污染，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不过非常令人欣喜的是，我所读的西门媚的小说《看不见的河流》以及这本随笔集《纸锋》里，都没有这样的痕迹。这不是说她上学时没受影响，只不过是因为她这样对文字有洁癖的人，一定会在写作和复核时倍加注意。

西门媚将“动荡正是读书时”用作她2008年读书记的标题。动荡时还能读书，除了表明自己不同寻常的定力外，还明确地透露出：外在大事固然重要，但还是先把自己搞定了再说。这是一种从秩序上把个人幸福置于社会福祉之前的思维，也是不受“大词”左右生活的实际体现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未必不好。我们回想一下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，那些急吼吼的风云人物，与彼时专注于读书做学问的人如杨联陞、何炳棣相比，后来的命运和成就令人不胜唏嘘。命运真是玄妙无比，它不像你想象的那般能紧握在自己手中，它超出你的理智判断。我们常说写东西的要诀是“修辞立其诚”，其实生活的秘密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因此才会有“动荡正是读书时”这样“逆”潮流而动的做法。

我们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，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麻烦，世上没有万全之策。有的人不舍到想把什么好处都占着，有的人不仅占着自己的路不走，而且还强抢他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

走。这样的人，必将受到欲望的胁迫，无法自拔。宋代有一个我们寻常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人物叫刘子明，他在写给朋友王子常的信里有一段相当精彩：“常人以嗜欲杀身，以财货杀孙子，以政事杀民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。”意译为大白话就是：寻常的人因欲望而害死自己，因自己太富有而害死子孙，政府用那些不着边际的政策把民众搞死，更为可恶的是用子虚乌有的某某学说害在当代、祸及千秋。对此，清代学者梁绍壬的评价是“语甚奇辟”。《纸锋》里虽然没有什么“甚奇辟”的话，但其惊醒梦中人的能力，也不可小看。

不着急且内心平静的人，才能享受人生跌宕坎壈的过程，而不是急于知道答案。肉体上，人都有消殒的一天，这个答案早就写在那里了。可是有些人就急于追逐这个早已写在那里的答案，而不享受向死而生的过程。这也是很多人不容易淡定的根本原因。我就是因着性急，急于想知道结果，不耐看那么漫长的故事，故越来越远离小说。其实仔细想来，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自己内心缺少安全感，少了从容笃定。阿尔卑斯山上的风景指示牌告知我们：“慢慢走啊，欣赏！”是的，慢慢读《纸锋》，让作者的慢生活来浸润你。

2014年3月28日于成都

目 录

序/VII

第一章	马尔克斯也会遗忘 / 003
	《电影导演历险记》：禁区拍摄 / 006
水下冰山	我的多丽丝 / 009
	那些附在猫身上的灵魂 / 013
	一个神人的朝圣之旅 / 018
	迷雾中的远行 / 021
	永世之作，不能毁弃 / 024
	怯懦是人类最严重的缺陷 / 028
	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 / 032
	寻找陈梦家 / 035
	《寻找家园》和 20 年前的那一天 / 038
	中国版《肖申克的救赎》 / 045
	文学与人生，A 面和 B 面 / 048
	《异乡记》：那些遥远陌生的痛苦 / 051

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民族，一个乡村就是一个中国 / 054

《金翼》，从乡村到海洋 / 058

从小说读懂现实中国 / 061

“好人”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坏 / 065

玩主之父，热烈文字寂寞生涯 / 069

一个胖子练轻功 / 072

以不盲之心看见世界 / 075

写给自然的情书 / 079

天真的回报 / 083

第二章 小说男女

《寻欢作乐》：文艺圈中的帅哥美女 / 089

标准“屌丝”或者完美花花公子 / 092

春天责备没有爱的人 / 095

向通俗小说致敬 / 099

《爱之子》：未来从此开始 / 103

野草丛生，自非洲到欧洲 / 106

恋爱中的恐怖分子 / 110

王子来自异域 / 114

精明输家 / 118

理性和感性的相会 / 122

脆弱时分的爱情 / 125

小说家写不出爱情 / 129

历史之后的讲述 / 133

怀才不遇的世界 / 137
素歌，也许锐利，也许深沉 / 140
万物有灵，我需有你 / 144
在无限遥远的未来，我和你 / 148

第三章 何以家为

从一座城市的媒体看入世 10 年 / 155
10 年出版：希望离现实依旧遥远 / 159
阅读的革命 / 163
5 本书的世界 / 166
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当代城市文化 / 169
情色背后是什么 / 174
引领我们前行的女性 / 178
另一种人生的起点 / 181
上帝和魔鬼，同在细节中 / 184
何以家为 / 189
视角改变建筑 / 192
空间的魔术 / 196
奢华生活的背影 / 200
信息爆炸了，人性还没准备好 / 203
IQ、EQ 和阿 Q / 206
在荷塘边谈论幸福 / 209
通行世界的标准 / 212

第四章
一
纪
读
书

- 读书 12 年 / 219
- 2002: 我的读书生活 / 223
- 2003: 那些风景奇异的窗子 / 227
- 2004: 与遗忘斗争 / 232
- 2005: 不务正业的一年 / 237
- 2006: 写小说时读到和想到的 / 242
- 2007: 信仰之惑 / 248
- 2008: 动荡正是阅读时 / 253
- 2009: 耽于游戏、影碟和书的一年 / 257
- 2010: 世界和内心的融合 / 262
- 2011: 为了自由越界读书 / 267
- 2012: 追寻水下冰山 / 272
- 2013: 行走的书橱 / 278

第一章 水下冰山

马尔克斯也会遗忘

新闻里讲，85岁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患上了老年痴呆，他时常会忘记自己是谁，也忘记自己曾写出过《百年孤独》这样的伟大作品。消息一出，他忠实的读者哀声一片。

我倒有个美好的假设，如果他现在读到他曾经的作品，像普通读者一样觉得新奇厉害，读得满心欢喜，感叹：“谁写得这么好！”那也是世界对他最好的报偿。

他会忘记《百年孤独》，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早期的一些作品，那些成名之前的作品，甚至连小说都不是的作品。有一些作品，估计大多数读者都不知道，出版界也早就遗忘了它们。

我有幸读过他很早的一个长篇报道，叫作《一个遇难者的故事》。

那是1955年，28岁的马尔克斯还在哥伦比亚一家叫《旁观者》的小报当记者。当时有一艘军舰在加勒比海域遇难，仅存